

第一章 我跟你一樣，什麼都想不起來

大滿朝，興安十八年的盛夏。

轟隆一聲驚天動地的雷響，伴隨著傾盆大雨，木板上的人兒驀地睜開了眼睛，昏暗的屋子裡，強風將雨水灌進了敞開的窗子。

一個穿青色衣裙的小姑娘急急衝了進來，小小身板踮起腳尖撲了上去，兩隻細細的手臂伸到了極限，很是費勁地將窗子關上，嘴裡一邊嘀咕著，「怎麼說下雨就下雨了呢？」

一轉身，看到床上的主子正看著她，她嚇了好大一跳，小手揪住了衣襟，屏住了氣息，看到主子的眼珠子動了動，她這才如釋重負，一臉歡天喜地的撲過去，卻被自個兒的裙襬絆倒，跌了個狗吃屎。

「哎喲……好疼啊……」

妳還好嗎？床上的蘭巧龍想這麼問，卻發現自己發不出聲音，她張著嘴咿咿呀呀了老半天，還是一個字都發不出來。

她，不能說話嗎？

小蝶連忙爬起來，隨便在膝處拍了兩下便快步走到床邊察看，看到主子與她對視，她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十分欣慰地喊道：「小姐！您總算是醒了！奴婢就知道您會醒！」

蘭巧龍吃力的想坐起身卻是力不從心，她的身子好像很弱很弱，小蝶見狀連忙把她扶起來。

「小姐想坐？也是，躺了那麼久，自然會想坐了。」小蝶將硬邦邦的枕子置於主子腰後，讓她坐得舒服點。

蘭巧龍上下左右動了動舌尖，又吞嚥感受了下，伸手按了按自己的腮頰，她這……這不是天生的啞子，而是中毒。

驀地，她看著小蝶，做了個寫字的動作。

小蝶很是詫異。「小姐要紙筆？」

蘭巧龍點了點頭。

哇，小姐要寫字哩！小蝶精神一振。「您等等！奴婢到對面王秀才家裡借！」

小蝶歡快地衝了出去，蘭巧龍則是看著簡陋的屋子，蹙了蹙眉心，屋裡連紙筆都沒有？

不一會兒，小蝶回來了，將借來的筆墨紙硯放在陳舊的桌上，麻利地磨好了墨，二話不說便去床上將蘭巧龍扶到桌邊，一邊興高采烈地說道：「奴婢就知道小姐不傻，小姐以前可是寫得一手好字，先生都稱讚呢，小姐想寫什麼呢？」

蘭巧龍一愣。

怎麼，原來她是傻子嗎？

「小姐，您快寫吧，奴婢看著呢！」小蝶迫不及待的催道，眼珠子片刻不離蘭巧龍乾瘦的手，很是期待的樣子。

蘭巧龍發現她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她慢慢提筆，吃力的寫下了一帖藥方。

玄參、決明子、蘆根、梔子、牡丹皮、知母、板藍根、金銀花、夏枯草、地骨皮……

小蝶一等她擱下筆便迫不及待拿起未乾透的紙往外衝。「奴婢去問問王秀才小姐寫什麼！」

蘭巧龍看著那小身板風一般的出去了，這才知道那小姑娘不識字。

很快，小蝶回來了，手裡歡快地揚著紙張。「王秀才說小姐寫了一帖藥方，是要奴婢去買嗎？」

蘭巧龍點頭。

小蝶像下定什麼重大決心似的，牙一咬。「好！奴婢明日便去辦！」

雖然她們的積蓄不多……好吧，是很少，少得可憐，可小姐想喝的湯藥，她說什麼也要弄來，這可是、這可是小姐好些年來第一次提出要求，她說什麼也要辦到！想到這裡，小蝶眼眶一紅，她好久沒看到主子提筆寫字了，真的好久好久了……

蘭巧龍示意小蝶把紙放下，她在空白處寫下，「妳叫什麼名字？」

小蝶連忙拿了紙張又去問王秀才，回來時卻面色驚慌。「奴婢是小蝶啊！小姐忘了嗎？這是小姐給取的名字，說奴婢跟蝴蝶似的，老在您跟前撲來撲去，所以給奴婢取名小蝶……」

蘭巧龍看著她，眼神煩慮。

她何止忘了這小姑娘叫什麼名字，她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小姐……」小蝶眼神哀傷，主子的眼神叫她鼻頭發酸。

小姐不傻了，卻忘了她的名字。

忘了就忘了吧！她吸了吸鼻子，強打起精神來，小姐不傻就行了，忘了她的名字有什麼要緊的，不過是個名字……

「小姐，您還有什麼想知道的，儘管問奴婢吧！」小蝶散發著強烈的使命感。「奴婢什麼都會告訴您！讓奴婢來幫您恢復記憶！」

這一來二回的，小蝶整個人都被雨水打濕了，蘭巧龍見狀，這回不再只寫一個問題，她把字體縮小，一連寫了幾行，小蝶興沖沖地拿著紙去王秀才家，可回來時，她卻表情木木的，一臉的失神。

「小姐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為什麼在這裡……怎麼會這樣？」

喃喃自語好一會兒之後，小蝶情緒總算稍稍平靜了下來，這才看著蘭巧龍，深呼吸了一下，右手按著胸口，鄭重地說道：「小姐是錦州城蘭家的嫡出大小姐，閨名蘭巧龍，十歲那年摔傷了腦子，成了傻子，又漸漸不會說話，老夫人和大爺為了小姐好，便將小姐送來這莊子上養病。」

「這裡叫做山柳村，距離錦州城有十日路程，每個月，府裡的胡嬤嬤會來給小姐送分例銀子，一晃眼，七個年頭過去了。小姐前些時候染了風寒，看了大夫喝了藥卻不見起色，躺了十多天，大夫說沒救了，讓奴婢準備後事，可奴婢才不信，這不，小姐不就醒來了嗎？奴婢就知道小姐會醒，奴婢就知道小姐不會丟下奴婢一人……」

聽罷，蘭巧龍眼底頓時堆疊了許多疑惑。

所以，她十七歲了？那麼，是因為曾傷了腦子，所以她什麼都記不得了嗎？

小蝶口中的老夫人是她祖母吧？大爺是她爹？為了她好，把她安置在這破爛的屋

子裡養病？瞧瞧，外頭下大雨，屋裡下小雨的，到處漏水，風還不斷從屋角灌進來，這是適合養病的地方嗎？錦州城蘭家又是個什麼人家，很窮嗎？不然怎會把她丟在這種地方？

還有，小蝶沒有提到她娘，她娘呢？她沒有娘嗎？

「小、蝶……」

十天過去，當蘭巧龍叫出這個名字時，別提小蝶有多興奮了，她幾乎快蹦上了天，整個人煥發出光彩，滿屋子打轉。

「小姐會說話了！小姐會說話了！」

原來小姐的啞疾只要喝藥便會好，那為什麼當初在蘭家時，請來的大夫都說治不了？

又過了幾日，蘭巧龍能開口流暢的說話，可她腦子裡仍是白茫茫的一片，依然什麼記憶都沒有，所有的事都是從小蝶口中得知。

原來，她有娘親，但她娘親的情況跟她差不多慘，不，可能比她更慘，因為她還能走，她雖瘦弱，四肢還是健全的，但她娘親已不良於行了。

蘭家是錦州城的大商家，她爹蘭榮煥做的是海運生意，因大滿朝的商業很是發達，開放了許多港口，而她爹做的生意便是在大滿朝買貨物，拉到萬里外的各國將貨物賣掉，再從各國買貨物回來大滿朝賣，如此一趟，雖然耗時又要擔負海上的風險，可利潤卻有千倍，且是純利。

蘭家的大型商船有二十來艘，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在大滿朝提起蘭家海運，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般的風光，自當要有個接班人來繼承衣鉢了，偏偏她娘的肚子不爭氣，產下她的同時血崩了，大夫斷言不能再受孕，她爹在她祖母做主之下納了姨娘，那姨娘名為沈銀鳳，是她祖母的表親侄女，進門後很快懷上了，生了對雙胞胎女兒。隔年又懷上了，生了個大胖兒子，從此之後地位扶搖直上，執掌府裡中饋，有如當家主母一般。而她可憐的娘親猶如深宮棄婦，失了主母位置不說，還生了重病，面黃肌瘦、聲音沙啞，雙腿不良於行，長年纏綿病榻，被丈夫冷待，對她這個被送到破莊子上的女兒也有心無力，根本幫不了她。

至於她住的地方說好聽是莊子，實則根本是個年久失修又無人打理的破落小屋，有些瓦都已經掉下來了，山柳村是個窮鄉僻壤，只有她和小蝶兩人在此相依為命，哪天她們若死在屋裡，也要那胡嬾嬾來才會發現，根本是把她丟在莊子上自生自滅，把她這個嫡女棄之如敝屣。

「小姐，吃飯了！」小蝶擺好碗筷，精神奕奕地喊主子吃飯。

自從蘭巧龍醒來後不傻了，還治好了啞疾，小蝶就跟吃了仙丹似的天天活力充沛，像是什麼都再也難不倒她似的。

蘭巧龍坐了下來，她看著自己拿筷子的手，又黑又乾，毫無水分，像個八十老嫗的手，這不是病，肯定也是中毒。

「小蝶，明天多加一副藥方。」她才十七歲，這樣一雙手實在不般配，誰看了都毛骨悚然，一定要治好。

「小姐……」小蝶都磨磨地放下了碗筷。

蘭巧龍看著小蝶。「妳說吧，不管什麼事都可以說，咱們只有兩個人，也不需要有所隱瞞。」

「嗯！」小翠點了點頭，這才潤了潤唇說道：「事實上，咱們沒銀子了，這些日子積攢的兩百文錢，全買了小姐要喝的草藥。」

蘭巧龍一聽是如此嚴重的民生問題也暫停了動作，鄭重地問道：「那麼，咱們還有吃的嗎？」

「有的有的。」小蝶慎重的點頭，扳著指頭如數家珍地說道：「還有半袋粗米、一筐番薯、一些醃菜和一片鹹肉，省著點吃，勉強可以撐到下個月胡嬾嬾來時。」

蘭巧龍蹙眉。「小蝶，咱們的月銀是多少？」

小蝶眼神飄著，小小聲地說道：「一兩銀子。」

蘭巧龍蹙起了眉。

兩個人，一兩銀子過一個月，比個丫鬟還不如，看來蘭家是存心要她死在這裡。她根本沒有記憶，可她心裡有個聲音一直冒出來，如此坐以待斃不是她的作風，她不但要過吃得飽的日子，還要把她身上所有的毒都解了，不再仰人鼻息！

第二日，蘭巧龍提出上山採草藥去賣的主意，嚇了小蝶好大一跳。

小蝶的眼睛立刻就瞪圓了。「可奴婢不懂草藥啊。」

蘭巧龍笑了笑。「妳不懂，我懂就行了。」

小蝶頭上冒著問號。「小姐哪裡懂草藥啊？」

她驀地想到小姐醒來頭日寫下的藥方，難道小姐真的懂草藥？

因此她不再質疑了，照蘭巧龍的吩咐去向隔壁奉大叔家借了兩把小鏟子和兩個竹簍子，備好中午要吃的玉米餅和水，主僕兩人便往後山尋去。

「小姐，您先跟奴婢說說，草藥長什麼樣，奴婢也好幫忙注意。」

蘭巧龍一愣。

要她具體說草藥長什麼樣，她也說不出來，正思考要怎麼跟小蝶說時，聞到了一股熟悉的濃烈香味，她二話不說便往草叢裡尋去，果然發現了一叢叢傘狀的草藥，是川芎！且莖上的節盤顯著突起又略帶紫色，這便是可以採收了。

「小蝶，這便是草藥了。」蘭巧龍叫來小蝶。「挖出來之後，除去泥沙，曬後烘乾再去鬚根便可以拿去藥鋪賣了。這種草藥能活血行氣、祛風止痛，常主治月事不調、經閉痛經、癥瘕腹痛、胸脅刺痛、跌打腫痛、頭痛、風濕痺痛，是相當實用的草藥，一般藥鋪都會收。」

小蝶頓時崇拜了起來。「小姐懂得真多。」

主僕兩人與沖沖的蹲身開始拔土，揮汗了老半天，把一大片的川芎都拔了出來，足有六十多顆，看著都有成就感。

小蝶要把所有的川芎都放在自己竹簍裡，蘭巧龍硬是不同意，堅決要一人揹一半。小蝶搖著頭，說什麼都不同意。「奴婢怎麼可以讓小姐揹，都讓奴婢來揹吧！」

蘭巧龍小手緊緊護著一半川芎。「知道我是小姐，那妳還不聽我的話？」

小蝶說不過蘭巧龍，只得從命。

兩人又行了一陣，蘭巧龍興奮地喊道：「大薊草！」

看來這座山沒有人進來採草藥過，還有很多寶可以挖，她好像看到眼前有片金燦燦的銀子地。

「小姐，這是什麼草藥啊？」經過了挖川芎，小蝶也對草藥產生了興趣。

蘭巧龍眉開眼笑地道：「這叫大薊草，止血的效果很好，可內服也可外敷。」

銀子啊銀子，這一片大薊草都是銀子啊！

「藥鋪也會收嗎？」

蘭巧龍重重點頭。「那當然。」

主僕兩人將大片大薊草都摘了下來，心滿意足的繼續前進，蘭巧龍盤算著，若是天天都能找到幾樣草藥，那她們吃飯就不成問題了。

驀然間，她停住了腳步，幾乎不會動了。

小蝶也跟著停了下來。「小姐，您怎麼了？」

蘭巧龍屏住了呼吸，眼前那一株小小帶紅果的綠色植物……

老天，是三七！

三七乃是名貴藥材，被李時珍譽之為金不換，並稱「人參補氣第一，三七補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故稱人參三七，為中藥之最珍貴者。

一名老人家的聲音憑空出現在蘭巧龍耳邊，是誰跟她說話？而李時珍又是何人？

「小姐，您怎麼了？不要嚇奴婢啊？」見主子被點穴了似的，小蝶有些急。

蘭巧龍回過神來。「我沒事，只是發現一株名貴草藥，太興奮了。」

她小心翼翼的挖出三七，對於今日的收穫心滿意足，看日頭的位置應是過午了，肚子也開始叫了，兩人遂坐在有大樹遮蔽的陰涼處拿出玉米餅就著水簡單的吃了午飯。

下午，兩人又往深山裡去，不過運氣就沒那麼好了，除了蒼朮外沒再發現別的草藥，兩人將一小片的蒼朮連同根莖完好地挖出來，又採了些香椿、蕨菜之類的野菜，眼見夕陽快要西斜了，怕天黑了迷路便準備下山，才走了一小段路，她們同時聽見了半人高的草叢裡傳來細碎的呻吟聲。

小蝶嚇了一大跳。「小姐！這裡有人！」

「嗯。」蘭巧龍點了點頭。「我聽見了。」

小蝶恐懼地道：「咱們還是快走吧！不要遇到山賊才好。」

蘭巧龍卻有不同看法，這種呻吟她太熟悉了，肯定是受了傷無誤。

「就算是山賊也是受了傷的山賊，傷不了咱們，去看看吧！不能見死不救。」

救死扶傷是醫者本分，雖是如此，但該收的診金還是要收的……

那老人家的聲音又冒出來了，蘭巧龍蹙了蹙眉頭，這到底是何人？為何時不時便出現在她耳邊？

「不要吧，小姐，又不關咱們的事，咱們還是快點下山……」小蝶拉著蘭巧龍，不想她去找人。

蘭巧龍看著小蝶。「如果只是喝口水就能活，妳忍心讓人死？」

小蝶無法反對了，如果只是喝口水，那沒理由不救，喝口水而已，不救就太沒人性了是吧？

蘭巧龍聽聲辨位，小心翼翼地撥開草叢前進，果然看見一名少年躺在草叢裡呻吟，他蓬頭垢面，臉上有許多擦傷，耳朵還流著血，身上衣衫都劃爛了，混著爛泥和血跡，雙腿也受傷了，尤其左腿傷勢嚴重，看起來已失去了意識。

小蝶抖了抖。「小姐，看來不是喝口水就能活……」

「我知道。」蘭巧龍嘆了口氣，她無法轉身離去，只能救人了。

她放下竹簍子，把大薊草都挑出來，搗爛了敷在少年的傷處，他幾乎從頭到腳都受傷了，上午採的大薊草給他用掉了一半。

「怎麼辦啊小姐？總不能把他扔在這裡……」小蝶六神無主地說。

「是不能。」蘭巧龍面色嚴肅，她替少年敷好了草藥之後，很自然的為他把起了脈，小蝶看得眼珠子快掉下來。

「小姐在做什麼？」小蝶的聲音都飄飄的不穩定了。

蘭巧龍自然地道：「把脈。」

小蝶對眼前的情況嚇得不輕。「可是，小姐不會把脈啊……」

蘭巧龍淡定地道：「我也不知道我何時會的，總之我現在就是會了。」

小蝶看得雲裡霧裡。「是真的嗎？小姐真的會把脈了？」

可是，哪裡有人忽然間就會把脈了？把脈不是大夫才會的嗎？

「嗯，我會。」蘭巧龍擱下了少年的手，「脈象還算穩定，等止了血，把他叫醒，再把他架下山。」

小蝶十分錯愕。「我們、我們倆把他架下山？」

蘭巧龍點頭。「這裡只有我們倆。」

「可是……」小蝶可是了幾次，發現自己不知道要可是什麼便放棄可是了。

兩刻鐘之後，少年的血止住了，蘭巧龍輕輕拍著他的臉，捏了捏他的眼皮，因著不適感，他悠悠轉醒，眉心還是蹙擰著的，費勁地睜開了眼睛。

蘭巧龍近距離看著他。「你受傷了，我們要把你弄下山，可一半還得靠你自己走，所以我們扶著你，你自己使些力可行？」

少年緩緩地點了點頭。

主僕兩人各揹著一個竹簍又要扶個人實在吃力，可蘭巧龍又捨不得丟下竹簍裡的草藥，只得咬牙苦撐，而小蝶似乎也是同樣想法，沒說一句要把草藥丟棄的話。下山之後，天色已完全黑了，幸好不曾迷路，而如此折騰，那少年也沒喊過一聲疼。

回到小屋，蘭巧龍和小蝶體力透支，都餓得不得了，小蝶連忙去做飯，幸好還有昨夜的剩飯，便將野菜洗淨丟進去，切了一小塊鹹肉丁一塊兒滾爛，也給那少年盛了一碗。

那少年似乎餓壞了，雖然雜菜粥燙著，他卻飛快的吃完了，小蝶見狀，自動又為他盛了一碗，最後他總共吃了四碗才罷，而蘭巧龍和小蝶只分得一碗。

小蝶去洗碗收拾灶房，而蘭巧龍吃飽有力氣了，她走到少年面前研究起來。

看樣子他的身上也不像會有銀子，但也不像乞丐就是。

「你叫什麼名字？為何會在山裡受傷？家在何方？如何通知你家人來接你？」

少年悶聲道：「不知道。」

蘭巧龍奇了。「什麼叫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還是不知道家人在哪裡？」

少年撇了撇唇。「都不知道。」

蘭巧龍有些驚奇。「難道你——失憶了？」

少年蹙眉。「我什麼都想不起來。」

一路上他已經想破了頭，無論怎麼想都想不起來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為何會在山裡，更不知道身上的傷從何而來。

蘭巧龍不能說他在騙人，因為她自己就是，她也想不起來自己是誰，她到現在知道的一切都是小蝶告訴她的。若是把喪失記憶的她一個人丟著，她一定會很害怕很無助。

因此，她很有同理心的看著他。「不急，你慢慢想，先把傷養好了再說。」

少年眼睛眨也不眨的看著她。「妳是醫娘嗎？我記得妳有為我把脈。」

「我也不知道。」蘭巧龍露出一個同病相憐的笑容。「因為我跟你一樣，什麼都想不起來。」

第二章 從現在開始，我就要叫你三七

夜裡，少年發起了高燒。

蘭巧龍看著意識模糊的少年嘆氣。

小蝶急得很。「小姐，怎麼辦？要請大夫來嗎？可是咱們沒銀子了。」

蘭巧龍惋惜地嘆著氣。「是沒銀子，但有比銀子更好的東西。」

她讓小蝶取來白天挖到的三七，洗淨了切片跟一小塊鹹肉一塊兒煎湯，沒一會兒便藥香肉香四溢。

蘭巧龍親自看顧爐火，對鍋裡的三七依依不捨。「這麼好的東西就這麼貢獻出去了。」

小蝶安慰道：「小姐別難過了，咱們明天再上山去找。」

蘭巧龍有些哀怨地說道：「三七成長要三年，可遇不可求。」

藥煎好了之後，小蝶吹涼了餵那少年喝下，蘭巧龍又洗淨搗爛了部分大薊草給少年換藥，又找了幾條布將他傷口都包紮了，過半個時辰再給他把脈，果然已經退燒，且還睡得十分安穩。

主僕兩人忙了大半天，這時也累了，和衣倒床便睡。雖然屋子破爛，可小蝶卻十分講究分際，堅持要睡在蘭巧龍房外的小間裡，而那少年也沒別的房間給他睡了，就鋪了條被子，讓他睡在穿堂裡。

第二日，主僕兩人忙著處理川芎和蒼朮，至於大薊草便不賣了，留給少年敷藥。川芎和蒼朮處理的方式大同小異，都是除去雜質，分開大小，略泡，洗淨，潤透，切薄片，乾燥，兩人忙得昏天暗地。

「妳們在做什麼？」一個人影一拐一拐地出現在灶房口。
聽到少年的聲音，兩人頭也不抬，蘭巧龍低頭切著川芎說道：「桌子上有飯菜和湯藥，你吃了飯把湯藥喝了。」

「我問妳們在做什麼？」少年的脾氣有些暴躁。
蘭巧龍抬眸。「你要幫忙嗎？不幫忙問那麼多做什麼，有空還是好好想想你是誰吧，我們很窮，沒法兒養你太久。」

少年沒好氣地道：「我也沒想著要妳們養！」
蘭巧龍不留情面的問道：「難道你有法子生銀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誰還說大話！」
少年的表情無比糾結，冷著臉，轉身就走。

小蝶膽戰心驚地小聲道：「小姐，說話別這麼衝。」
蘭巧龍故意大聲地說：「怕啥？寄人籬下就該低聲下氣，還要什麼少爺脾氣，咱們又沒欠他，不需要看他臉色。」

小蝶想了想，很容易便接受了蘭巧龍的思維，點頭附和道：「那倒也是。」
因為主子在蘭家不受重視，連帶著她這個貼身伺候的丫鬟早習慣了唯唯諾諾，沒想過自己能夠理直氣壯。

晚膳後，蘭巧龍搗爛了大薊草給少年換藥，她故意粗手粗腳的，使勁往傷口上抹草藥。

少年咬著牙瞪她。「妳輕點！」
「已經很輕了，不然你自己換？」蘭巧龍頭也不抬，繼續使勁塗藥。「你吃我的、住我的，要對我心存感激，不是每個人都會選擇把你從山上救下來的，我大可以放著你不管，你要知道這一點，懂嗎？」
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受人點滴，當湧泉以報，這是做人的道理……

那老人家的聲音又跑出來了，究竟是誰在跟她說話？
「不就是幾頓飯。」少年臉色沉下來。「妳這丫頭，不要再囉哩巴唆的行嗎？聽了心煩。」

他又沒說不還恩情，只是他現在什麼都想不起來，要如何還？偏生這黑炭似的小丫頭沒事就在他跟前碎碎唸，說他又用了她多少藥材，吃了她多少糧食等等，讓他有種虎落平陽被犬欺之感，曾幾何時他需要看人臉色了……

他總感覺到自己過去過的是養尊處優的日子，只是具體如何想不起來，再給他一點時間，他一定會想起來的，到時就不用看這小丫頭的臉色了。

「臭小子！」蘭巧龍掄起小拳頭。「本姑娘好歹是你的救命恩人，對救命恩人說話尊重點行嗎？聽了真想扁你一頓。」

少年瞪視著她。「妳說什麼？扁、扁我？妳一個姑娘家，說話不能斯文些嗎？」
「斯文能當飯吃嗎？」蘭巧龍啐了一口。「要知道，多你一個便多一張口吃飯，我們要把珍貴的糧食分給你，那是多偉大的情操，你要懂得感恩，明白嗎？臭小子。」

少年惱道：「不准妳叫我臭小子！」
「你香嗎你？」蘭巧龍拿手在鼻前擱了幾下，吐了吐粉舌。「臭死了，不知道多

久沒洗澡了，不叫你臭小子叫什麼？叫香小子嗎？」

看著藺巧龍那驀然伸出來的粉色小舌，他的心口突地一跳，臉色通紅，突然應答不上。

這小丫頭黑不溜丟的，一雙手還乾巴巴的，他怎麼就心跳耳熱了？一定是這破地方待久了，他不正常了。

「我知道了。」藺巧龍沒發覺他的異樣，逕自獰笑了起來。「不叫你臭小子也行，從現在開始，你叫三七。」

少年的臉綠了。「三七？這什麼怪名字。」

藺巧龍理所當然地道：「因為你吃了我寶貴的三七，所以我要叫你三七。」

少年板著臉。「我才不要。」

「由不得你不要，我就要叫你三七。」藺巧龍扮了個鬼臉，故意喊了聲，「三七——」還拉長了尾音，存心氣人。

不管少年接受與否，由這日開始，藺巧龍主僕便喊他三七，而他也從相應不理到聽到了三七自然有反應，被動接受了他的新名字。

幾日之後，三七依然什麼都想不起來，倒是從小蝶那裡知道了她們主僕會在這裡克難生活的原因。

知道了之後，他義憤填膺了許久，直罵藺家人沒良心，欺負兩個沒謀生能力的小姑娘。

小蝶聽了，心裡很是欣慰，私下對藺巧龍進言，「小姐，奴婢看三七人還挺不錯的，他可為小姐打抱不平了。」

藺巧龍只哦了一聲。「打抱不平又怎麼樣？能當飯吃嗎？能生出銀子來嗎？不過是無用的情緒。」

「小姐……」小蝶對她這番現實的言論很是無言。

她覺得小姐變了很多，過去她們日子再怎麼清苦，小姐從未說過銀子兩字，可現在不同了，小姐開口閉口都是銀子，跟個財迷似的，讓她很不適應。

三七一拐一拐地走了過來，簡潔地說道：「我餓了。」

「這麼快天黑啦？」小蝶很有奴性的跳了起來。「我馬上去做飯！」

藺巧龍一邊收拾著藥材，白了三七一眼。「你這個吃貨，除了吃，啥都不會。」

五天後就是市集了，她得抓緊時間，川芎和蒼朮得完全曬乾處理好才行，若是能將手邊的藥材都賣出去，便可以買其他藥材來解她身上的毒，也才能再買糧食和日用品。

「妳——」三七蹙眉，他很想反駁自己不是吃貨，飯點到了肚子會餓本就是天經地義之事，怎麼這樣就是吃貨了？

而且，他也不是什麼都不會，他會的可多了，只是他現在想不起來罷了，等日後他想起來了，要她知道他的厲害……

五日後，是林縣一個月一次的市集，也不是說市集才能賣藥材，而是市集這一日，

山柳村才會有牛車到縣城裡，都是山柳村裡要去縣城做點小本生意的人家，比如賣自個家做的繡品或是打到的獵物和捕到的漁獲，小蝶已經和村頭的范大娘家說好了，讓她們主僕倆順道搭牛車去縣城。

大清早，小蝶煮了紅薯粥，三人簡單吃飽之後，小蝶照例備好了玉米餅和水囊，蘭巧龍已將處理好的藥材用一大塊布小心翼翼地包了起來。

三七忽然出聲道：「我也要去。」

「你去做什麼？」蘭巧龍看著他很是嫌棄。「你傷還沒全好，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跟去沒用處。」

為了給他換藥，她和小蝶在百忙之中又去山上摘了許多大薊草，她們這麼累，他還不安分，當她們去縣城裡玩嗎？

「沒全好也好了大半，妳天天給我換藥，不是最清楚嗎？」三七斜睨著她。「還是，妳不相信妳自己的醫術？」

蘭巧龍啐了一口。「你才不相信你自己是個男人。」

三七臉又綠了。「妳就不能好好比喻嗎？」

蘭巧龍不想多費舌唇，簡短地道：「總之你乖乖待在家裡等我們回來，要是閒得慌，就把屋裡屋外掃一掃，落葉挺多的。」

三七眼睛眨也不眨的看著她。「出去走走，說不定能想起什麼，妳不是很想我快點想起來，別在妳這裡白吃白喝嗎？」

小蝶眼睛一亮。「是啊，小姐，出去看看，也許看到熟悉的景物就想起來了，東村那個毛大摔進田裡忘了事情，過了幾個月，在同個地方又摔了一次便什麼都想起來了，三七也可能這樣。」

兩票對一票，蘭巧龍只得妥協。「好吧，讓你跟去，不過你可別想買什麼，我們可沒半文錢。」

三七很是鄙視地撇了撇唇。「跟妳說我不是跟去玩的，是去找回記憶的。」

蘭巧龍咬牙。「那虛無飄渺的記憶，最好是找得到！」

小蝶又重新打包，裝了三人份的玉米餅和水，看看時辰快到了，連忙到村頭范大娘家去集合，到時已經有許多村民駕著牛車來了，大夥兒一塊上路有伴，也好有個照應。

蘭巧龍後來才知道，小蝶和村民關係挺不錯的，畢竟在這兒住了七年，初時大家見她們只有兩個年幼的小姑娘，因此對她們格外關照，村長也會時不時到她們屋前巡視，看看她們有沒有事。

至於她呢，小蝶說，從前她傻了很久又不會說話，不愛出門，跟村民之間幾乎沒有互動，可如今小蝶已經廣為宣傳說她的病好了，如今不傻也會說話了，村民們都為她們高興。

「小蝶啊，這小伙子就是妳們在山裡救回來的那個小子啊？」牛車上的古大娘看著三七問道。

小蝶淺淺一笑。「是啊，大娘。」

古大娘點了點頭。「長得挺周正的。」

三七打從被蘭巧龍主僕救了就一直被打壓，如今總算有點揚眉吐氣之感，他對古大娘露出一個迷人的微笑。「大娘眼光挺高。」

蘭巧龍翻了個白眼。「幸好我早上吃得不多，不然這會兒要吐了。」

三七揚了揚眉道：「不要嫉妒我長得好，妳好好補補，假以時日也能像我這般顯眼。」

在他看來，蘭巧龍長得不難看，巴掌大的瓜子臉，秀氣的眉，一雙眼睛很是靈動，小鼻子挺俏的，菱唇也頗為水嫩，就是膚色太黑了，尤其是雙手還乾巴巴的像個八十老婦的手，若是能白些，肯定是個水靈標緻的姑娘。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你逗笑我了。」蘭巧龍對三七嗤之以鼻的說道：「一分錢都不會掙，長得好看有何用處？還不如賣豬肉的。」

三七確實長得不錯，劍眉星目的，身量頗高，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人。

三七又被戳到痛腳了，咬牙切齒道：「妳等著，我會給妳很多銀子！」

蘭巧龍翹了翹嘴角。「好，我等，有銀子當然要等，不等的是傻瓜，言而無信的是麻瓜！」

牛車上的眾人都奇了。「什麼是麻瓜？」

蘭巧龍一愣，她怎麼會說出麻瓜這個詞？

麻瓜就是沒有魔法能力的一般人，意指普通人。

有人這麼跟她說過。

不過，並沒有人追究麻瓜的由來，古大娘逕自搗著嘴笑。「敢情你們是對歡喜冤家來著，看起來是頗為般配。」

三七和蘭巧龍倒是異口同聲了，「誰要跟他（她）般配！」

眾人都笑了起來，一路說說笑笑，半個時辰便進了縣城，約好了回村的時間，各自解散。

蘭巧龍不跟眾人往市場去，問了路人，便興沖沖的找到了藥鋪林立的西大街上，除了藥鋪醫館，還有許多酒樓飯館，儼然是城裡最熱鬧的一條街。

三七知道她們此行便是來賣那搗鼓了好幾日的藥材，因此也沒什麼異議，跟著她們走。

蘭巧龍在一間名為「保安堂」的醫館停了下來，她不假思索的走進去，小蝶和三七跟上。

「小哥，請問你們這兒收不收藥材？」

蘭巧龍笑容可掬地道明來意，櫃檯後的伙計隨即喊了管事出來，管事看了布包裡的藥材之後，開了一兩銀子的價錢。

「一兩銀子啊！」小蝶很是興奮，她一直懷疑這些黑漆漆木頭似的東西真能賣錢嗎？如今居然值一兩銀子，是她們一個月的月例銀子啊！

蘭巧龍卻是蹙眉。「怎麼可能只值一兩銀子？」

小蝶拉了拉蘭巧龍的衣角，小聲問道：「小姐，您怎麼知道不是這個價？一兩銀子很多了，快賣了吧！不然管事反悔就不好了。」

蘭巧龍不為所動地道：「我就是知道不只這個價錢。」

她並不曉得自己為何知道，但她很肯定她布包裡的藥材絕對不只一兩銀子，不但
不只，還遠遠高於一兩銀子。

「這位小姑娘說得對。」管事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一兩銀子已經很多了，我
還有事要忙，若妳們不賣，那就出去吧，別耽誤我做事。」

蘭巧龍二話不說的收起布包。「咱們到別間醫館問問。」

「小姐……」一兩銀子啊，小蝶覺得很可惜，若是別家醫館不收怎麼辦？

「等等——」管事驀地又叫住了他們，還變出一張笑臉來。「這樣，再加個一兩，
一共二兩銀子，多的可沒了，事實上我們醫館有固定的採藥師傅，我是看在妳們
把藥材處理得不錯，這才勉為其難收的。」

小蝶歡天喜地道：「小姐，加一兩耶！」

蘭巧龍仍是蹙眉。「還是太少。」

這是她和小蝶辛辛苦苦了十來日的成果，可不能讓人占了便宜。

「走，咱們去城裡最大的藥鋪！」

丫頭，要知道，越是大的藥鋪和醫館越不會欺人，為何？因為有信譽，不會為了
點營頭小利砸了自己招牌。

她現在已經不去想是誰老在她耳邊說話了，反正有個聲音提點著也不錯，總有一
日，她會想起來的。

「妳這小姑娘怎麼性子這麼急？」那管事笑吟吟的走出來，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好吧，今日我就發發慈悲，用三兩銀子收購妳這些藥材，保管妳去任何地方都
沒有這個價了。」

三兩！小蝶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開心地都快哭了，可是蘭巧龍卻把布包打了
結，揣在懷裡。

「不必了，我的藥材不賣你。」

她轉頭大步走了出去，小蝶一邊喊著小姐、小姐，一邊可惜的一步三回頭望向那
出了三兩銀子的管事，最終還是跟了上去追著她家小姐。

三七則由頭至尾冷眼旁觀，一等小蝶追出去之後，他才冷冷睨視著那管事，表情
極其乖張的哼了一聲。

「你好樣的，也有年紀了，占個小姑娘便宜，你好意思嗎你？不怕生兒子沒屁
眼？」

那管事登時漲紅了臉。「關你屁事！給我滾！快滾！」

三七一雙墨玉似的眸子輕蔑地瞟著管事。「腳長在本少爺身上，本少爺要走，隨
本少爺的高興，不許你支配本少爺的去向。」幾句話，他說得順口。

「我呸！」那管事沒好氣的啐了一口。「憑你這乞丐樣也配自稱少爺，真是晦氣，
快給我滾！」

三七這才想到自己身上的衣物確實上不了臺面，尤其是褲子滿是補釘，那是小蝶
給補的，衣衫上還有不少洗不乾淨的血漬，因為也沒衣衫可以替換，只得將就著
穿，看在外人眼裡確實和乞丐沒什麼不同，而適才他也不知怎麼搞的，少爺兩字
就自然而然的說了出來，難道他以前是個少爺？

該死，都快半個月了，他什麼都想不起來，他究竟是誰？何時才能恢復記憶？雖然他知道這事急不來，可靠兩個小姑娘吃飯，他心裡怎麼也不舒坦，若他能恢復記憶，且真是個少爺，他要好好報答她們兩個，將她們接到府裡住，讓她們不再受那可惡的蘭家欺負，也不必再辛苦上山採藥、弄藥，他要讓她們一輩子吃穿不愁。

前提是，他得想起來自個兒是誰才行，否則所有的規劃都是空談，他就只是個靠小姑娘吃飯的傢伙而已。

一看到他慢條斯理的走來，蘭巧龍便連聲催促，「你在裡面拖拉什麼？怎麼這麼晚才出來？我已經打聽好了，城裡最大的醫館叫榮安堂，距離這裡並不遠，咱們快去。」

三個人很快找到了榮安堂，不愧為縣城最大的醫館，金漆招牌格外招眼，坐堂大夫就有六名，問診的病人川流不息，藥童各忙各的，櫃檯後有個身著錦緞的中年男人在負責配藥，旁人喊他馮掌櫃，另有四個藥生圍著百子櫃轉，時常互相碰撞，古舊的長木椅坐著一排候診的病人。

蘭巧龍對那馮掌櫃道明來意，馮掌櫃走出來看了看她布包裡的藥材，點了點頭。

「是川芎和蒼朮。」

他又細細看了一番之後，開價五兩銀子。

蘭巧龍心裡有個聲音告訴她，就是這個價了。

她甜甜一笑。「成！」

馮掌櫃對她的藥材很感興趣。「這些藥材是妳自個兒弄的嗎？」

蘭巧龍自豪的重重一個點頭。「是我自個兒上山採的，也是自個兒處理的。」

「挺好。」馮掌櫃點了點頭。「以後有藥材也拿來，我會給妳一個好價錢。」

蘭巧龍露出一個燦爛的笑容。「多謝掌櫃！」

有銷售的管道了，今後她只要勤勞點上山挖寶，不愁過不上好日子。

馮掌櫃走進櫃檯數了五兩銀子給她，蘭巧蘭拿出事先寫好的配方。「勞煩您，我要抓帖藥，要十日份。」

馮掌櫃看著單子，有些詫異。「這是解毒的藥方吧？是解什麼毒這麼複雜？」

蘭巧龍笑了笑，並沒說明。

這時，有幾人匆匆忙忙抬著一個男人進來，其中一人高喊著，「救人啊！薛大夫在嗎？薛大夫可在？！」

馮掌櫃連忙從櫃檯裡出去。「這不是林勇嗎？怎麼回事？」

一人道：「山裡下雷陣雨，據看見的人說，他給雷擊中了。」

馮掌櫃讓藥童去叫薛大夫，不一會兒，薛大夫便匆匆從看診裡間走了出來，他火速蹲下給林勇把了脈，開口便是一句「不好」，讓眾人的心瞬間提到了胸口。

半晌，他搖了搖頭，凝重地道：「心音和脈搏都消失了，沒救了，準備後事吧。」

聞言，把人抬來的都急了起來。「林勇的媳婦兒才生了兒子，薛大夫，您是城裡最高明的大夫，您一定有法子的，求求您救救林勇！」

薛大夫搖了搖頭。「我說沒救就是沒救了，你們快點去找他媳婦兒來見他最後一

面吧。」

一個聲音冒了出來。「我能看看他嗎？」

眾人一看，是個黑黑的醜姑娘，紛紛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覷，有人甚至嗤之以鼻的發出了切聲。「看什麼看？妳看看便能救活嗎？」

眾人一致的想法，生死存亡關頭，她一個丫頭片子湊什麼熱鬧？

蘭巧龍眼睛盯著林勇，不以為意地道：「是電擊傷，我看著不像沒救的樣子，應該可以救看看。」

聽到這一番模稜兩可的話，有人不耐煩了。「小姑娘，妳不要添亂了行嗎？薛大夫都不能救，妳說什麼大話？」

蘭巧龍嘀咕道：「薛大夫是薛大夫，我是我，沒人規定薛大夫不能救的人，我也救不了。」

馮掌櫃已讓伙計取了蘭巧龍買的藥材出來。「小姑娘，這裡沒妳的事了，妳快走吧，下回有藥材再拿來賣便是。」

薛大夫可是他們榮安堂的招牌，哪容得了這小丫頭在這裡信口開河，沒大沒小。

「不是說他媳婦兒才生了兒子嗎？」蘭巧龍蹙眉嘀咕，「怎麼不讓我看看？」

「快走吧，小姑娘！」馮掌櫃怕得罪薛大夫，再次下逐客令。

「慢著。」薛大夫倒是開口了，年過六十的他，一雙眼睛十分犀利的看著蘭巧龍。

「小姑娘，妳就試試吧！俗話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妳說得對，老夫治不好，未必代表妳也治不好。」

蘭巧龍馬上欣賞起眼前這位顯然很有地位的薛大夫來，不驕不矜，也不會倚老賣老，真是難得。

她看著薛大夫隨身帶著的針灸包，心裡升起一股異樣的感覺——她會用針。

適才她還不明白自個兒要怎麼救人，可現在她清楚了，也篤定了，她要用針救人，她會用針，她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這不是她往自己臉上貼金，是有人這麼對她說過。

她不假思索地問道：「薛大夫，您的銀針可以借我用用嗎？」

薛大夫點了點頭。「姑娘隨意。」

蘭巧龍要去拿那針灸包，可小蝶卻忽然死死地拽住了她，死活不肯放手，她攔著蘭巧龍，急得快哭了，壓低聲音悄悄地說：「小姐要做什麼？萬一把人醫死了，可是要坐牢的！」

「不要醫死就行了。」蘭巧龍語氣特別的認真，一根一根掰開小蝶的手指。

小蝶卻是說什麼也不依。「小姐根本就不會針灸，這是拿針要做什麼啦！」

她從前在蘭府裡看過大夫針灸，那是要把細細的針插進皮膚裡，那些個大夫都是學有專精，小姐不過是靠著識得幾味草藥就這麼亂來，那可不行，她絕不能讓小姐去送死！

「妳就這麼不信任妳家小姐嗎？」三七在旁哼了聲。「難道妳家小姐曾騙過妳？」

小蝶一愣。

從前小姐是傻的，無從騙她，而小姐醒了之後確實沒有騙過她，小姐說挖的那些

草藥能賣錢，確實真的能賣錢。

「快放手吧。」三七嘴角一晒。「不然延誤了病情，妳可要成罪人了。」

小蝶不自覺的鬆了手，藺巧龍連忙取了針灸包到林勇身邊，見他已陷入了昏迷，她手起針落，取穴人中、內關、湧泉，不一會兒，見他四肢抽搐，再取穴陽陵泉、合谷、太沖。

她落針俐落，手法熟練，林勇很快便甦醒了。

「醒了！醒了！」眾人又驚又佩，頓時歡聲雷動，有人還鼓起掌來。

藺巧龍起針，將針收好，說道：「沒事了，好好休息，暫時不要做體力活，每日一帖補陽湯，喝足一個月即可。」

她將針灸包還給薛大夫，薛大夫卻不伸手去接，只直勾勾看著她。「小姑娘，妳這一手神乎其技的針灸之術師承何方？可否告知老夫？」

藺巧龍鄭重的點了點頭。「等我想起來，我一定告訴您。」

薛大夫不解道：「這是何意？姑娘想不起來自個兒師傅是誰嗎？」

小蝶忙道：「我家小姐失憶了，什麼都不記得了，連自個兒名字都不記得。」

薛大夫一愣。「哦？有這種事？」

「這種事還挺多的。」藺巧龍呶呶嘴指了指三七。「喏，他也失憶了，也是什麼都想不起來，也是自個兒叫什麼都不知道。」

薛大夫看看三七又看看藺巧龍，一愣一愣的，也不知道這三個孩子是說真的還是在戲弄他，不過，他決定不追究，只道：「若不嫌棄的話，這個針灸包就送給姑娘了，老夫的針灸術不及姑娘的十分之一，留在老夫身邊，不如在姑娘身邊有用。」

「怎麼會不及我的十分之一？您太客氣了。」藺巧龍只當薛大夫在說客氣話，笑嘻嘻地說道：「不過，我確實少了個針灸包，既然您老願意割愛，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謝謝您了。我一定會好好用這個針灸包，不辜負您的一番美意。」

這時，一個漢子衝了過來，往藺巧龍手裡塞了一塊銀子。「林勇是我的結拜兄弟，今日姑娘救了林勇一命，我代林勇謝姑娘的救命之恩，姑娘千萬留下住址，等林勇醒了，定當登門拜謝姑娘的救命之恩！」

藺巧龍在袖裡掂量著手裡的銀子，這一塊銀子分量不少啊，沒想到隨手救了人還能有診金，真是意外之財，貪財了、貪財了。

她笑吟吟地說道：「我們住在山柳村，找姓藺的人家便是，要是病患還有什麼不舒服，儘管來找我。」

這叫保固期，醫後服務，醫者必須要有這分自覺，可不是醫好了人便可以撒手不管了，多的是當下好了，隔天便翹辮子的情況發生。

吓吓吓，雖然不吉利，但說話的老人家說的是有幾分道理，她決定照做。

三人出了榮安堂，藺巧龍把銀子全部交給小蝶保管，小蝶一直捏自己臉頰確認。

「我不是在作夢吧？」

這是多少銀子啊？現在就算胡嬾嬾一年不來送月例銀子，她們也不怕了。

藺巧龍心情大好，大方地道：「找間飯館，咱們好好吃一頓。」

正在物色飯館，就聽到路邊傳來嗚嗚咽咽之聲，藺巧龍望過去，街邊一個滿頭白

髮、衣衫襤褸的老人家 and 一個六、七歲大的孩子在乞討，那孩子一身破爛的躺在草蓆上奄奄一息。

蘭巧龍摸了摸懷裡的針灸包，這下不會辜負薛大夫的美意了，恰好可以派上用場。

「等會兒再吃飯，先去救人！」她快步朝那一老一小走過去，小蝶連忙跟上，三七則慢條斯理在後頭走著，一邊不以為然的搖著頭。

這丫頭也太愛管閒事了，敢情是救人救上癮了？要知道，這世道並非只有黑和白，不是救了人就一定會被感激。

「哎呀！我苦命啊！」見有人靠近，老人家旋即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道：「我可憐的孫啊，爺爺沒用，沒錢給你治病，要是燒壞了腦子，我可怎麼對你死去的爹娘交代……」

路過的人，有人見孩子可憐便往碗裡丟了銅板，老人家立即千謝萬謝，一等人走遠，他便馬上將銅板收起，迅速地揣進衣褲的內袋裡，動作十分流暢。

財不露白，小心點也沒錯。蘭巧龍對这一幕看在眼里，不以為意，蹲身給渾身髒兮兮的孩子把脈，旋即取出了銀針。

老人家見她舉動，馬上氣急敗壞的喝斥，「妳做什麼？快放手！」

小蝶已經跟過來了，她氣喘吁吁地道：「老人家，您不必擔心，我家小姐是大夫，她要給您的孫子看病。」

老人家揮了揮手，趕蒼蠅似的說道：「不需要，走走，妳們快走！」

「孩子正在發高熱，再下去會燒壞腦子。」蘭巧龍嚴肅地道：「您是擔心診金嗎？您老直管放心好了，我一毛錢都不會跟您要。」

老人家卻是油鹽不進的說道：「妳管人家的孩子會不會燒壞腦子，關妳啥事？我叫妳走妳就走，別在這兒礙事！」

小蝶皺著眉，她實在無法認同這老人家對主子的無禮。「老人家，您是不放心我家小姐的醫術嗎？我家小姐這才在榮安堂救了一個人，且是那榮安堂赫赫有名的薛大夫都說不能救的人，我家小姐卻救活了，您去打聽看看便知。」

老人家嗤了聲。「我管妳救了幾個人，總之妳不要碰那孩子便是。」

蘭巧龍眼睛眨也不眨的看著老人家。「我做不到。」

老人家掬了掬耳朵，「妳說什麼？！」死丫頭，敢情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敢壞他的財路，他可不會跟她們客氣！

蘭巧龍神色如常地說道：「孩子燒得只剩一口氣了，我做不到視而不見，我非救他不可。」

老人家氣得跺腳。「妳管他剩幾口氣，跟妳有什麼關係？我可警告妳，若妳敢動那孩子一根手指，我就跟妳沒完，非報官抓妳不可！」

蘭巧龍面不改色的說道：「好吧，若是您不相信我的醫術，那麼把孩子送到醫館去，診金我出便是，現在就送去吧。」

老人家怒道：「妳這丫頭怎麼那麼煩人？我不是說不需要了嗎？什麼都不需要！妳是聽不懂人話是嗎？快滾，我讓妳們快點滾蛋！」

三七狀似閒雜人等的晃了過來，他嘴角一哂，挑了挑眉道：「老人家，莫非你是

靠這孩子在博取同情斂財的？否則有人免費要給孩子治病，你怎麼死活不同意了？還是，這孩子會發高熱是你故意為之？」

老人家騰地漲紅了臉。「你是誰？少在那胡說八道、含血噴人了！我怎麼會故意讓自己的孫子發熱……」

三七挑釁地道：「既是如此，你有什麼理由阻止這位小姑娘救人？」

路邊開始有人在竊竊私語了，有個大娘道：「我適才在榮安堂親眼見到這個小姑娘救了個人，連薛大夫都沒法子，但被這小姑娘給救活了。」

小蝶揚眉吐氣道：「老人家，這下您可信我家小姐會施針了吧？」

老人家迫於無奈，只好道：「好吧！妳要救就快救，若有個差池，讓妳吃不完兜著走。」

蘭巧龍不理他的恐嚇，她取出銀針，取穴大椎、曲池、合谷、少商、人中，不少人圍過來看她施針，對她施針的手法嘖嘖稱奇。

起針後，孩子的高熱已逐漸下降，蘭巧龍捏著孩子的人中，輕聲道：「孩子，你聽到我說話了嗎？你能睜開眼睛嗎？跟你在一塊兒的人真是你爺爺嗎？」

老人家見她舉動又火冒三丈了！「妳現在又是在做什麼？妳把好端端在睡的孩子喚醒做什麼？而且妳問那什麼鬼話？我當然是他爺爺，否則我是誰？」

蘭巧龍冷聲道：「這孩子似是服了藥才會高熱昏睡，若是一直服同樣的藥，他便會一直出現高熱病症。」

老人家臉色一變。「妳、妳說什麼？」

三七一派閒涼的接口，「那麼你就可以一直利用這孩子來博取同情斂財，而照理來說，親爺爺是不會對親孫子做這等惡劣之事，除非這孩子跟你沒半毛關係，你才會如此沒心沒肺。」

頓時，圍觀者均一片譁然，蘭巧龍揚聲道：「各位！這個人利用孩子斂財，請你們哪一位去報官吧！定要將這孩子的來歷查個一清二楚！」

聞言，那老人家對蘭巧龍撲了過來，身形之猛根本不像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家，他惡狠狠地道：「臭丫頭，敢胡說，老子撕爛妳的嘴！」

三七見狀，閃電般衝了過去，他不由分說的攔腰抱住老人家的腰，一腳朝老人家的下肚踢去，同時一把將人摔了出去，老人家的灰白假髮和鬍子都掉了，眾人這才看清楚那根本不是什麼老人家，而是個中年漢子，這下可把大家驚呆了，他們有人剛剛還往碗裡投了銅錢哩。

那漢子被摔倒在地之後馬上站了起來，他擡起衣袖，凶神惡煞般的對三七說道：「好啊！敢摔老子，老子今天玩死你！」

他抄起地上的柺杖對著三七奔過去，高舉柺杖，劈頭便要對三七的頭頂打下去，小蝶嚇得尖叫，三七抬手格開了柺杖，一拳出去擊在漢子腹部，漢子挨了一拳，想回擊三七的左肩，三七將身子一縮，左手一抖，那漢子便向後仰翻在地。

這一招乾淨俐落，太過精采，甚至還有人鼓掌叫好了起來，現場也聚集了越來越多的群眾。

對於三七的身手，蘭巧龍很是驚訝，她對三七身上的傷最清楚不過了，他的傷還

沒好全，能這樣打鬥，可見他是有功夫底的。

「官差來了！」

由遠而近的馬蹄聲，也不知誰去報了官，此時來了四位衙役，那漢子見事情鬧大了便想逃，顧不得痛，連忙從地上爬起來，三七疾步奔到他身邊一蹲，來了個掃堂腿，那漢子再度倒下且呻吟不止，竟然再也站不起來了。

蘭巧龍暗暗吃驚，敢情三七那是鐵腳不成？否則那漢子怎麼被一踢便動彈不得了？

「讓讓！怎麼回事？」官差下馬來詢問。

蘭巧龍對官差做了說明，說那孩子極有可能是被拐走的孩子，漢子被官差押走了，孩子也讓官差送到醫館去了，人群散了，一場鬧劇終於落幕。

蘭巧龍到三七身邊察看。「你沒事吧？」

三七悶哼一聲。「有事，怎麼沒事？」

「明知道自己身上有傷，所以說，誰讓你逞強了？」蘭巧龍上上下下的看著他，唸歸唸，還是很緊張他的。「傷到哪裡了？」

三七彎身，蹙眉指指自己肚子。

蘭巧龍瞪著他肚子看。「傷到腹部了？」

奇怪，適才她沒看到那漢子有碰到他腹部啊，倒是他給了那漢子腹部重重一拳，要說痛，也是那漢子痛才對，他在痛什麼？

三七突然直起身子，嘻皮笑臉的一笑。「是肚子餓了。」

害她緊張了一下，蘭巧龍忍不住重重捏他臉頰。「讓你貧嘴。」

小蝶這時也過來了。「三七，你是練過拳腳功夫是不是？怎麼也不早說？剛才你跟那人打起來，差點沒把我嚇死。」

三七撇了撇唇。「我這不是失憶了嗎？妳問我，我問誰？情急之下，功夫自然便使出來了。」

小蝶這才哦了一聲。「對耶，你失憶，我給忘了。」

三個人就近找了間飯館，結結實實點了一桌子的菜，吃飽了，又去買了一些糧食和日用品，還去成衣鋪子一人添了三身衣衫，這才去集合地點等待回程的牛車。想到不虛此行，賺了許多銀子，蘭巧龍一路上心情好的直哼歌，對她未來的藥材之路充滿了信心！

只要勤些上山找草藥，他們很快就能過上好日子了，屋子會漏雨要翻修，家具也破破爛爛需要換過，三七老睡地上也不是辦法，得給他買張木板床，在冬天來臨之前，她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第三章 若食言違誓，一輩子不能人道

蘭巧龍每日服用一帖她自己開的解毒藥方，果然不出她所料，沒幾日就顯出效果來了，膚色漸漸透亮，雙手也有了光澤。

小蝶對此變化嘖嘖稱奇。「小姐的藥方怎麼那麼神奇啊，您之前究竟是生了什麼病，為何皮膚會漸漸變黑？」

「我沒病。」蘭巧龍哼了哼，冷冷地道：「我懷疑是有人給我下了毒，至於是誰，

我想答案不必我說也昭然若揭了吧？」

小蝶瞪大了眼睛，惶恐地搖著雙手。「奴婢沒給小姐下毒！奴婢真沒給小姐下毒！」

這裡長年只有她和小姐兩人，小姐這是在說她下了毒？冤枉啊！她哪裡會給小姐下毒呢？

蘭巧龍哭笑不得，她揉揉小蝶的頭。「傻丫頭，不是在說妳，我說的是那個胡嬾嬾。」

說起來，小蝶還小她一歲哩，從小便肩負起照顧她的責任，還對她這個落魄主子忠心耿耿的，實在難得。她發誓，今後她一定帶著小蝶過上好日子，絕不辜負小蝶的一片忠心。

「原來是說胡嬾嬾啊。」小蝶頓時放心了，可又想起什麼似的說道：「可是，胡嬾嬾會有那麼大的膽子敢給小姐下毒嗎？畢竟小姐是蘭家的大小姐，是大爺的親生骨肉，她一個下人怎敢做這等勾當？」

「還不簡單。」蘭巧龍揚了揚眉。「胡嬾嬾的背後必定有人。」

至於是何人，她也不敢斷言，除了沈姨娘之外，能狠心將她送到這破山村來的祖母和親爹也有嫌疑。雖然她是蘭家的骨肉，但他們看她不順眼，不想她活在這世上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她總有一天要回蘭家的，她想不起來的那些記憶，興許在蘭家能找到答案，至於給她下毒的這筆帳，她也要討回來。

「妳們是聊完了沒？」桌邊的三七不耐煩的敲了敲桌面。「何時做飯？我肚子餓了。」

聞言，小蝶立即跳了起來往灶房裡奔。「我去做飯！」

對於小蝶的奴性，蘭巧龍已經懶得糾正了，明明三七是寄人籬下，卻使喚小蝶使喚得那麼理所當然，氣人的是，小蝶也由著他使喚，好像天生該伺候他似的，讓她看得為之氣結，卻是拿小蝶的奴性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可警告你——」蘭巧龍沉下臉來。「小蝶是我的丫鬟，你對她客氣點。」

三七慢騰騰地道：「我只是叫她去做飯而已，哪裡不客氣了？難道妳不吃飯？不然妳去做飯？」

他也不知道怎麼搞的，明明是覺得她變好看了，想誇她一兩句的，話到嘴邊卻變成了挑釁，彷彿兩人不鬥上幾句，他心裡就不舒坦似的。

不過，鬥嘴歸鬥嘴，他心裡有數，她們主僕都是好人，等他找回記憶，他一定不會虧待她們。

「小子，敢情你是不懂禮貌，本姑娘不介意教教你。」蘭巧龍清了清喉嚨。「你可以說，『小蝶姑娘，我肚子餓了，勞煩妳去做飯好嗎？吃完了飯，我會洗碗收拾灶房，妳直管去休息』。」

三七扯了扯嘴角。「我瘋了才那麼說。」

蘭巧龍掄起粉拳，皮笑肉不笑的看著他，笑得令人發毛。「那你就當自個兒瘋了。」

這時，小蝶端了一碟炒青菜和一盤紅燒肥腸回來，好脾氣地說道：「好了，小姐、

三七，快別拌嘴了，飯菜馬上就好了。」

經過月餘的相處，她很明白三七肚子餓脾氣就會上來的毛病，因此她不會跟他計較的，做飯嘛，沒什麼，反正每天都要做的，早點做跟晚點做沒什麼分別。

三人吃完了飯，藺巧龍便計劃起明日要上山採藥，小蝶如今知道她們採的草藥真能賣錢了，也對此事興致勃勃，巴不得天一亮就出門。

三七翹著二郎腿看她們主僕興高采烈的規劃路線，冷不防說道：「我也去。」

兩人同時看向他。

藺巧龍眯起了眼，嚴格來說，他的傷已經都好了，只差沒恢復記憶，沒理由不跟去採草藥，再說他是男人，肯定力氣比她們大得多，要是有重的都給他揹好了，既然他自己開口了，她也不必跟他客氣。

藺巧龍巧笑倩兮道：「好啊，你也去，是你自己說的，可不要後悔啊！」

她笑得開心是因為多了個能挖能揸的生力軍，不想她璀璨的笑容卻令某人眩惑了。

原來這丫頭笑起來這麼美，她平時凶巴巴的，應該多笑笑才是。

一夜無話，倒是三七作了個令他自己也臉紅心跳的美夢。夢裡，藺巧龍掉進了山崖裡，他跳下去救她，不小心卻壓住了她的身子，嘴唇剛好疊在她唇上，她胸前的柔軟頂在他的胸膛上，小巧飽滿，他情不自禁的吻開了她的唇，舌尖滑了進去，勾纏她的丁香小舌……

與其說這是個美夢，不如說是春夢來得正準，因為，晨起後，他發現身子有些變化，那啥的，遺精了……幸好還有兩身衣衫可以替換，否則他不能見人了。

趁著藺巧龍和小蝶還沒起來，他趕緊換了衣衫，到後院胡亂把換下來的衣衫洗好晾了，還故作無事的在院子裡練拳，自己都覺得做作得很，分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三七自個兒心裡有鬼，但藺巧龍和小蝶都是尚未出閣的黃花大閨女，根本沒發現他的異狀，一早，小蝶煮了三根玉米又煎了六個肉餅當午餐，並且帶上足夠的涼茶，能夠消暑解熱，預防中暑。

小姐說，現在他們有銀子了，不需要吃得那麼刻苦，要對自個兒好一點，因此現在他們飯桌上便常常有肉，這會兒灶房裡還有兩大隻豬蹄呢，豬毛已經燒盡了，待會滷起來，晚上回來便能吃了。

她不知多久沒吃過豬蹄了，想到豬蹄的滋味，她口水都要流下來了，之前她祈禱老天讓小姐不傻就好了，沒想到小姐不傻之後她也能跟著過上好日子，還能吃著豬蹄，真的是太好了。

「在想什麼？瞧妳一臉要喜極而泣的。」藺巧龍端詳著小蝶，不知道這個很容易滿足的小丫鬟又在想什麼了。

小蝶是個令她驚奇的丫頭，常常很多想法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令她讚嘆不已。

小蝶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奴婢是想，晚上能吃豬蹄真的太好了。」

「……」藺巧龍無語，吃個豬蹄就高興成這樣，她驀地發起宏願來，「等著，以後讓妳吃龍肉！」

小蝶嚇得直搖手。「不不，奴婢吃豬蹄就好了，不需要吃龍肉。」

三七冷眼旁觀，這主僕兩人經常瘋瘋癲癲的，他已經習慣了，懶得搭理她們，他撇唇嘖了一聲。「要出發了沒？妳們女人就是麻煩，出個門要磨蹭老半天。」

說完，他冷不防打了個冷顫。

要命，他這印象是從哪裡來的？難不成他以前經常等女人出門？他是個眠花宿柳的花花大少嗎？

蘭巧龍這丫頭有些古板，肯定不會喜歡花花公子……思及此，他才猛然間意識到，自己不知從何時起，竟對她起了異樣的心思。

「出發嘍！」蘭巧龍氣勢如虹的吆喝了一聲，三個人天才濛濛亮便出門了。

這回有三七同行，小蝶事前又去向隔壁奉大叔家多借了一把鋤頭，至於鏟子和竹簍，她們已經自己添購了，不需要再向奉大叔借了。

夏季的日頭來得很快，他們揹著竹簍才走到山腳下，太陽就出來了。

三人往山裡走，小蝶睜大了眼睛找上回挖過的川芎、蒼朮、大蓰草，生怕錯過了，卻聽得蘭巧龍驚喜的喊道：「哎呀！是蘑菇！」

三七和小蝶靠過去，就見草叢中有一簇白白圓圓的東西，小蝶問道：「小姐，這藥材長得白胖可愛，跟咱們上回挖到的藥材截然不同。」

「這不是藥材。」蘭巧龍笑吟吟地說道：「這是食材，燉雞可美味了，明兒買隻雞燉了，保管妳把舌頭也吃下去。」

她歡喜無比的將那一大簇蘑菇摘下來，心裡有個聲音在告訴她，這是無毒蘑菇，是可以食用的。

小蝶聽得喜笑顏開。「小姐怎麼知道蘑菇燉雞是什麼味道？」

她打小跟在主子身邊，主子有沒有吃過蘑菇燉雞，她最清楚，她敢說，蘑菇這種食材她是頭一回聽到。

蘭巧龍無奈地說道：「我也很想知道我是哪時吃過，等我想起來，我再告訴妳。」

小蝶吐吐舌頭。「奴婢又忘了小姐失憶。」

三人往山裡行了一盞茶工夫，蘭巧龍發現了一大片的葛葉，她喜出望外，差點沒叫出來。

「小姐，是什麼？」小蝶緊張地問道，三七也不置可否的看著她，等她回答。

「是葛葉！」蘭巧龍對他們說明，「順著葛藤往土裡挖，就能找到葛根了，這葛根的功效是解肌退熱、透發麻疹、生津止渴、升陽止瀉，是很好的藥材。」

放眼望去沒有盡頭的葛葉，在她眼裡全成了白花花的銀子。

「那還等什麼？挖吧！」三七率先動手，一路上他扛著鋤頭，總算有用武之地了。三七挖得頭也不抬，蘭巧龍和小蝶跟著加入，兩人拿著鏟子速度雖然慢了點，但慢慢的也挖出點成績了。

正午，日頭曬人，三人找了陰涼處坐下來吃午飯，將帶來的食物全吃完了，三七拍拍屁股起身，要繼續挖葛根。

「不許起來。」蘭巧龍開口了，她眯眼指指天上。「現在正曬著，要是勞動恐會中暑，所以你們得聽我的，咱們三個躺著休息半個時辰再繼續挖，因為哪，休息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丫頭，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當有充分的休息，才能迎接下一階段的任務。下午，三個人又幹勁十足的繼續挖葛根，直到夕陽漸漸西移，考量著還要下山，只得忍痛停工，明天再來挖。

路上，小蝶打了雞血似的嘰嘰喳喳個不停，「小姐，咱們今天挖的這些葛根能賣多少銀子啊？」

不知不覺，她也追隨主子的腳步，成了小財迷了。

「要想賣到好價錢，還要做成葛粉才行。」對於講解藥材，藺巧龍向來是不厭其煩的。「將葛根清洗之後打碎，把打碎的葛根用布包起來放在水裡搓揉，跟著定粉、漂洗，最後風乾，每道程序都馬虎不得。」

小蝶仔細聽明白了，問道：「那咱們明天是要先做葛粉還是再上來把剩下的葛根都挖了？」

藺巧龍理所當然地道：「當然要先把剩下的葛根都挖了，不然萬一這寶藏被人發現了，被挖走了怎麼辦？」

三七聽得好笑。「要是有人會來挖草藥，早挖走了，還會留到現在？依我看，這座山狗不拉屎、鳥不生蛋的，根本沒有人會來。」

藺巧龍挑眉。「哦？沒有人會來？那請問你當初為何會昏迷在這座山裡？你不是人嗎？」

三七在心裡嘀咕，這丫頭怎麼就伶牙俐齒，半句都不讓的，要怎麼調教才能讓她乖巧溫馴點？

可話說回來，若她變成溫馴的姑娘，他恐怕就不喜歡了。

藺巧龍扭腰瞪著他。「怎麼不說話了，看著我幹麼？」

三七突然臉一紅，脫口道：「看你長得美，不行嗎？」

藺巧龍一愣，他這是在輕薄她嗎？

好啊！傷好了，翅膀硬了，竟然敢調戲救命恩人，今天她非給他幾分顏色瞧瞧不可，她藺巧龍可不是隨便能讓人輕薄的！

她伸腿便往三七下盤踞去，不料她自己重心不穩，差點往後摔，三七眼疾手快，一個箭步向前一把抱住了藺巧龍，緊緊箍住她柳腰的同時，感覺藥香盈滿鼻翼之間，他不自覺的將她往懷裡帶，他的臉不受控制的發紅，有些忘情，也忘了要鬆手。

藺巧龍被他抱個滿懷，抬眸望著那近在咫尺的嘴唇，她驀地臉兒發燙，心跳快得要蹦出去。

這是什麼情況？他怎麼還不鬆手，要抱到什麼時候？

「小姐！您要當心點！」小蝶緊張地喊了起來。「若是三七沒扶住您，您的後腦杓就要磕到大石頭上了！」

小蝶的聲音將兩人的理智拉回，三七連忙鬆手，藺巧龍很是不自在，她故作没事的拍拍衣袖，看著下山的路徑道：「下山吧！」

她發現小蝶對於男女大防沒什麼講究，適才兩人那摟抱在一塊兒的情況實在不恰

當，身為她的貼身奴婢，小蝶應當迅速上前將他們分開才是，可小蝶卻只關注她的後腦杓。

也是，若小蝶對男女大防很是看重，壓根兒就不會同意她將三七救回家還收留了他。

話說回來，是她多心了嗎？總感覺適才三七抱著她時有些不對勁，他看她的眼神跟平常不一樣，好像很激動，他手掌傳至她腰上的熱度，她此刻還感覺得到。她一邊胡思亂想，一邊急急的往下走，因為不自在的緣故，她一次都沒敢回頭，小蝶喊她，要她走慢點，她也不聽，直到看到了一大片的雙寶花，這才煞住了腳步，驚喜地喊道：「是雙寶花！」

小蝶連忙跑到主子身邊。「小姐，這花有白有黃，煞是好看，這也是藥材嗎？能賣錢嗎？」

「那還用說？自然是行的。」蘭巧龍笑吟吟的點頭。「雙寶花具有清熱解毒、涼血、通經活絡、收斂的作用，還可以用來泡茶，好處多多。」

小蝶可惜地道：「可咱們要下山了，明日再來採吧！」

蘭巧龍卻捨不得走。「天色還不晚，先摘一些，免得明日找不到這裡。」

上山下山的路雖然大同小異，卻有許多岔路，很多不同的走法，這一次他們走的路線就和上一次不同。

小蝶看看漸晚的天際。「可是……」

「別可是了。」三七嘴角輕翹。「妳這當丫鬟的還不瞭解自個兒主子嗎？若是沒摘些這叫雙寶花的藥材回去，妳家這財迷小姐可能會整夜都睡不著覺。」

三七這麼一調侃就打破了兩人方才抱在一塊兒的尷尬，蘭巧龍嫣然一笑。「瞧你說的，我頂多是幾個時辰睡不著罷了，哪裡就會整夜睡不著了？」

三七聞言也笑了，他牙齒白，這麼一笑還真是好看，竟有幾分颯爽的味道。

他看起來不到弱冠之年，不知究竟是幾歲人，何方人氏？

蘭巧龍看得一時走神了，回過神來，她連忙吆喝小蝶去摘雙寶花。

小蝶邊摘邊問道：「小姐，這雙寶花要如何處理？」

蘭巧龍露出了笑容。「這就簡單多了，只要曬乾便行了。」

小蝶驚喜不已。「只要曬乾便行？曬乾便能賣了？」

蘭巧龍笑吟吟的點了點頭。「是啊。」

小蝶一時如在夢中。「奴婢不是在作夢吧，小姐？只要摘下來，曬乾便能賣錢，這麼容易掙錢的法子，為何別人不來摘，留給咱們摘？」

蘭巧龍心情很好，笑道：「傻丫頭，那是因為別人笨，妳小姐我聰明啊，旁人又不知曉這是藥材，看到了也當是野花野草，絕不會想到要摘回去曬乾。」

小蝶臉上不禁喜極而泣。「小姐您能不傻真的太好了，以後咱們要不愁吃不愁穿了，總算不必再看胡嬾嬾的臉色了。」

每回胡嬾嬾來送月例銀子總是不痛不快，不肯老實的交出來，總要擺款老半天才施捨般的把月銀給她，有時還丟在地上要她撿。為了小姐，不管再怎麼屈辱，她都忍了，可心中那股氣啊，實在憋太久了。

「等攢夠了銀兩，咱們就離開這個破山村！」蘭巧龍眉頭一揚，豪氣干雲地道：「離開這裡之後海闊天空，以後咱們儘管過得自由自在，不必看任何人臉色！」她雖沒見過胡嬾嬾，可想也知道胡嬾嬾多會欺負人，小蝶是個老實的，肯定被胡嬾嬾欺壓得狠。

「原來小姐還有這樣長遠的打算，奴婢都不知道。」小蝶用衣袖抹了抹淚水，頓時又眉開眼笑了，她用力一個點頭。「好！奴婢跟著小姐一塊兒離開這裡，自由自在，海闊天空！」

三個人頭也不抬的摘著雙寶花，直到天色有些轉暗，好像快下雨了，蘭巧龍才心急起來，她很貪心，想將雙寶花都摘完。

此處草木繁茂，她竟沒發覺已靠近陡峻山壁，心急的往裡摘採，一個失足，整個人跌落下斜斜的陡坡。

三七和小蝶聽到尖叫聲，連忙過去察看，就看見蘭巧龍滾落又深又長的陡坡，她本能地抓住一棵樹的枝條，背上揹的竹簍子已沿著山壁滾落到了看不見的崖底。三七看見這一幕，不由得額上冒了青筋爆粗口，「該死！」

小蝶都急哭了。「小姐！小姐！奴婢、奴婢這就去找人來救您！」

「等妳找人過來，妳家小姐早就掉下去了。」三七解下竹簍，二話不說就要下去救人。

蘭巧龍拚命將枝條抱緊了，她抬頭見了三七的舉動，忙喊道：「你別下來，這裡危險！」

三七沒好氣的朝她喊回去，「廢話！若不危險，我又何必下去救妳？！」

他很明白，弄得不好，兩人都會滾下崖底，可讓他不下去救她，他做不到！

「我叫你別下來！」蘭巧龍又喊道，「我可不想欠你一個大人情！」

三七狠狠的瞪著下頭的蘭巧龍，「又沒說要妳欠我人情，我的命是妳救的，我高興還妳一命還不成嗎？妳有空說話，不如好好把妳的保命繩抱緊點，等我下去！」蘭巧龍知道他平常嘴臭沒好話，可他這二話不說便要下來救她的舉動令她動容，她心裡暖洋洋的，如果她大難不死，一定會對他好一點，不會再拿他是吃貨說嘴了，他想要吃什麼，她都會買給他吃。

三七轉瞬間已找了幾條粗大的藤蔓打結，一頭綁在一株粗壯的老樹幹上，一頭綁在自己腰上，小心翼翼的垂降到了蘭巧龍的位置。

蘭巧龍訝驚不已。「怎麼那麼剛好？」

三七撇了撇唇。「廢話，我都算好了距離。」

蘭巧龍嘆服不已，她自己沒這分能耐，他竟然能在瞬間就想到了下來救她的法子。

三七摟輕巧地挪向她，兩人一靠近，他立即迅速抱住了她的腰。「鬆手吧！」

蘭巧龍小心地鬆開了藤蔓，確認自己真的不會往下掉，正在嘖嘖稱奇，耳邊又傳來三七命令的聲音，「抱緊我！」

「哦。」她回過神來，連忙抱緊了他的腰，想想不太保險，便改為摟住他頸子，因為怕掉下來，她死命摟得很緊。

三七猛然想起昨夜的春夢，也太巧了，他夢見她掉進山崖裡，他跳下去救她，夢

竟然成真了？

想到後面的情節，他的胸口一熱，貼在自己身上的柔軟身子越發有存在感，蘭巧龍柔軟的胸房正貼著他的胸膛，她水嫩的唇就在他眼前，夢境裡，他探舌而入，勾纏她的丁香小舌……他咽喉動了動，覺得自己正在經歷這輩子最大的折磨。

蘭巧蘭看得奇怪。「三七，你臉怎麼那麼紅，我是不是很重？」

三七忍著難受哼了一聲。「知道就好，妳不許再說話，以免增加重量。」

蘭巧龍立即噤若寒蟬，生怕自己說話真的會增加重量，害他們倆掉下去。

三七摟著蘭巧龍，看準了頭頂上方崖壁的一塊突點，使力往上一蹬，兩人穩穩當當的落在那突點之上，蘭巧龍嚇得根本不敢看，她緊緊摟著他頸子，把頭埋在他懷裡，聽到他胸膛裡劇烈的跳動。

三七休息了半刻，等氣均了之後，再度看準一個能承受他們重量的峭壁突點，使勁躍上。

如此反覆，天色已黑得完全看不見了，偏偏今夜無星，月色又黯淡，蘭巧龍提心吊膽的沒一刻放鬆，因為只要三七一個沒落穩，他們就會跌落萬丈深淵。

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辰了，四周山風呼呼更添詭異。蘭巧龍十分懊惱自己的決定，若是她沒貪心堅持要採雙寶花才下山就好了，那麼此刻他們已經坐在家裡吃晚飯了，哪會落到如此危險的境地？

她死不打緊，若是連累三七跟她一起死，她實在過意不去，他還沒恢復記憶呢，不知道有誰在等他回去，若是他從此不再出現，等待的人要受多大煎熬……

「三七……」她慚愧地道：「對不起，都是我不好，連累你了。」

「知道就好。」三七哼著。「不過妳也不必太擔心，我不會讓妳有事的。」

兩人正停在峭壁突點上休息，蘭巧龍又有感而發了，「想不到夜晚的山谷這麼恐怖，白日裡熱得要命，現在卻只感覺到寒意。」

三七順著她的話道：「妳說，要是咱們這麼死了，各自變成這山林裡的孤魂野鬼，豈不孤單？」

蘭巧龍十分同意的點了點頭。「嗯，是很孤單。」

三七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搞的，竟鬼使神差地說道：「那麼，咱們結為夫妻，即便不走運落下山崖死了，也有個伴。」

蘭巧龍一想到自己的魂魄在這黑漆漆的山谷裡飄盪，時不時還會遇到別的孤魂野鬼，不由得打了個冷顫，雖然他的提議頗不像話，可此刻聽來卻似乎沒那麼荒唐。誰能保證他們能安全抵達崖上，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若是不走運真的落崖了，好歹也有個伴。

她毅然地點了點頭。「好，咱們結為夫妻！」

三七不由得喜出望外，她當真同意了？

對他而言，在夢裡摸過她、親過她，她就是他要負責的姑娘了，他可不管對於她而言根本沒夢裡那些事。

生怕她反悔，三七立即說道：「天地為證、日月為鑑，我三七——」

「我蘭巧龍——」

「結為夫妻！」兩人異口同聲道：「此生此世，永不相負！」

丫頭，妳要找一個與妳一生一世一雙人的男人，願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如此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蘭巧龍耳畔的聲音冒出來，她脫口道：「我有一個要求。」

剛剛為人夫的三七豪氣干雲地道：「妳說。」

「除了我，這輩子你不能再有別的女人。」

三七幾乎是不假思索的答應，「行！」

這丫頭真傻，他幹麼要有別的女人？他只喜歡她一個，有她就夠了。

蘭巧龍下顎一抬。「那麼你發誓，發誓這輩子只能有我一個女人，若違背誓言，讓你一輩子不能人道！」

除了爺爺之外，男人的話都不能信。所以啊，如果有個男人說喜歡妳、想娶妳，妳要讓他發誓，發誓只能有妳一個，否則終身不能人道。

所以，跟她說話的是她爺爺？她有爺爺？可小蝶只提過她祖母，沒提過她有祖父……

不能人道？什麼跟什麼？她一個姑娘家怎麼能輕易說出口？三七滿臉黑線。

「我說……咳，媳婦兒，就不能說點正常的嗎？如違誓言，將天地不容，天誅地滅不好嗎？或者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絕子絕孫……」

蘭巧龍板起臉來。「你不說嗎？那算了，當咱們沒成親過，若是掉了下去，各自當孤魂野鬼吧，反正我沒做過虧心事，我不怕。」

「我說！」煮熟的鴨子豈可讓牠飛了？三七連忙起誓，「我三七發誓一輩子只有蘭巧龍一個女人，若食言違誓，讓我一輩子不能人道！」

蘭巧龍滿意了，又花費了半個時辰，兩人總算到了崖上，就見小蝶早哭紅了雙眼，見他們平安上來，忍不住自責道——

「那崖壁又陡又險，也虧得三七在才能將小姐救上來，若是奴婢一個肯定沒法子的，那小姐就要讓奴婢給害死了。」

蘭巧龍哭笑不得地道：「你這什麼神邏輯？這也能怪到自己頭上去？」

小蝶抹了抹淚水。「小姐，什麼是神邏輯？」

蘭巧龍一愣。

依稀有個模模糊糊的印象，每當她說了什麼情理之外、天馬行空的想法，總有個人會笑說她的神邏輯。

「現在是談天的時候嗎？」三七白了她們一眼。「還不快看看傷到哪兒了。」

檢查之後，兩人都有被峭壁、樹枝劃傷的外傷，幸好並無大礙，三個人連忙收拾收拾下山了，誰都不想再多待一會兒。

第四章 他偷走銀子，咱養了隻白眼狼

翌日，三七精神萎靡，幾乎無法從木板床上起來。

蘭巧龍不由分說的給他把脈，發現他氣息虛弱，脈象極緩，肯定是昨天救她耗了太多真氣。

習武之人最忌諱這個了，她馬上宣佈三七必須待在屋裡好好休養一日，她和小蝶

上山去採剩下的葛根和雙寶花即可。

事實上，不用她說，一早睜眼三七也察覺到自己狀態不是很好，跟上山只會讓她們事倍工半，而且他從半夜就一直頭痛欲裂，腦仁好像要爆炸了似的，不知是否昨夜在山谷裡受了風寒。總之，他很不舒服，因此他也沒想要今日再上山。

「妳們也別去了，等我好了再一塊兒去。」想到昨夜的事，他還心有餘悸，真怕他不在，這兩個傻妞又會做出什麼蠢事來。

「三七說得對。」小蝶頻頻點頭。「小姐昨天受了驚嚇，今天就別上山了，奴婢去買雞，用那蘑菇燉了給小姐和三七補補身子。」

「不行！」蘭巧龍很是堅決。「奉大叔說，雨季快來了，若下雨便無法進山採藥了，得趁今日天氣還晴朗著，把葛根和雙寶花都弄到手！」

昨天她那一竹簍子的藥材都掉下山谷泡湯了，想到就肉痛，還損失了一個竹簍，那全是銀子啊，她今天非補回來不可。

「我說不許去！」三七霸氣說道：「俗話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為夫的話，妳敢不聽？」

小蝶懵了，一頭霧水的看著他們。「什麼出嫁？什麼從夫？三七在說什麼，我怎麼都聽不懂，小姐，您嫁人了嗎？」

蘭巧龍一把摀住三七的嘴，她轉頭笑呵呵地看著雲裡霧裡的小蝶。「去看看藥粥熬得怎麼樣了，可別焦了。」

「哎呀！我給忘了！」小蝶立刻奔去了灶房。

蘭巧龍看著小蝶的身影消失這才鬆了手，她很瞪著三七。「你瘋啦？說什麼出嫁為夫的，你想嚇死小蝶不成？」

三七勾唇冷笑。「難不成咱們成親的事要瞞著小蝶？」

蘭巧龍眼睛看向別處，有些沒底氣地說道：「咱們哪裡有成親了？」

三七霍地坐了起來，咬牙瞪著蘭巧龍。「敢情妳這是要過河拆橋，翻臉不認人了吧？」

蘭巧龍蹙了蹙眉。「什麼過河拆橋，說得那麼難聽！你也知道，那是說著玩，當不成真，哪有成親那麼草率的？」

三七沉沉的聲音響起。「那妳還逼我發毒誓？」

蘭巧龍知道自個兒站不住腳。「我就是、就是一時興起……」

三七咬著牙。「好啊！一時興起就能想出那麼惡毒的誓言，這會兒還不認親夫，妳等著，我就算只有一口氣也要去縣衙裡擊鼓鳴冤，讓縣太爺評評理，看看咱們昨夜那算不算是結為夫妻！」

「你幹麼啊你？」聽到三七惡聲惡氣，蘭巧龍不由得有些困窘。「難不成，你真想討我做媳婦兒？」

三七好看的眉挑起，目光沉沉。「當然是真的，我不能人道的毒誓都發了，難道還有假的？」

蘭巧龍这下子有搬石頭砸自己腳的感覺了。「可你不是失憶了嗎？你在失憶的時候成親好嗎？好像不太妥當吧？」

三七白她一眼。「妳不是也失憶了？咱們誰也沒占誰的便宜，扯平，所以不要再拿失憶當藉口。」

蘭巧龍深吸了一口氣。「好啦、好啦，我知道了，不過你得答應我，暫時對小蝶保密，我再找機會告訴她，免得她受到太大衝擊。你知道的，我對小蝶是個什麼樣的存在，她家小姐在崖壁上胡亂與一個來路不明的男子成親，她打擊會有多大啊……」

說到一半，她住口了，因為發現三七在瞪她。

她連忙賠笑。「我說的也是實話啊，雖然我失憶了，可我起碼知道我是錦州城蘭家的小姐，而你卻是連名字都不知道……」

三七悶悶地道：「若是妳覺得我配不上妳，那咱們這樁親事作罷吧，我不想強人所難。」

以退為進，欲擒故縱，這丫頭刀子口豆腐心，肯定會受不了他這樣自我貶低。

果然，蘭巧龍過意不去了，她討好地說道：「我又沒說你配不上我，就是說說罷了，咱們都起過誓了，怎可兒戲？」

三七垂著頭，不語。

蘭巧龍不安了。「我真的沒有嫌棄你的意思，好，不然你說要怎麼樣才肯相信我？」

三七偷笑了下，這丫頭的心思太好拿捏了，他落寞地說道：「妳過來親親我，我就信妳。」

蘭巧龍怪叫一聲。「什麼？！」

這不是強人所難，這簡直是趁火打劫吧！

「不願意啊？」三七幽幽地道：「不願意就算了，我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重，寄人籬下還如此不知輕重，簡直不知好歹。」

蘭巧龍心裡一揪。「幹麼說那種話，我親就是了。」

她靠過去飛快親了他臉頰一下，縱然只是蜻蜓點水，可她心跳也加快了。

親完，她有些訕訕地道：「行了吧？」

三七頓時樂得快飛上天，原來只輕輕的親了下臉頰就會讓他有欣喜若狂的感覺，那真正嘴對嘴親吻的時候又會是什麼滋味？他開始期待了。

他正在作美夢時，蘭巧龍警告的聲音響起了，「你可別想歪，咱們暫時是不會有那種事的。」

見她臉紅，他故意逗她，「什麼事？」

蘭巧龍見他使壞的雙眸閃亮，沒好氣的說道：「洞房那種事！你這流氓，以為我不敢講嗎？」

「什麼洞房？」小蝶端著藥粥來了。

蘭巧龍連忙道：「妳聽錯了，我是說洞穴，昨天我掉下去的峭壁裡有個洞穴。」

蘭巧龍看著三七把藥粥喝完，又為他把了把脈，發現他脈象越來越不平穩，她頓時有些不放心的。

「今天你就在屋裡躺著，哪裡都不要去。午飯小蝶做好了，藥也煎好了，你吃過飯再喝藥，天黑我們就回來了。」

三七重新躺好，自嘲道：「我還有地方可以去嗎？」

他頭疼的症狀比晨起時更嚴重了，可他不想蘭巧龍為了他取消上山採藥的計劃，這丫頭有多財迷，他是知道的，所以他沒說，即便幫不上忙，他也不想當扯她後腿的人。

「知道就好。」蘭巧龍為他掖了掖被角，說不上來為什麼，心裡有些不安。

出了門，小蝶道：「小姐，我見三七臉色發青，他不要緊吧？」

「咱們快點採好回來，我再給他換副藥，應該不會有事的。」無法兩全其美，蘭巧龍也只能樂觀以待了。

心裡記掛著三七，蘭巧龍這一日顯得特別心急

連小蝶都看出來了。「小姐，您是不是很擔心三七？反正也挖得差不多了，不如咱們下山吧？」

下了山，蘭巧龍急切的幾乎是用跑的，進到屋裡，卻是遍尋不到三七的蹤影，他不只沒躺在木板床上，連備好的午飯和湯藥都沒動。

小蝶百思不解。「不可能啊，三七不可能沒吃午飯，他平常飯點到了就一定要吃飯。」

蘭巧龍越來越不安了。「咱們去外頭找找，說不定他出去走走了。」

兩人正打算分頭去找，卻見隔壁的奉大叔、奉大娘從對面王秀才家出來，一邊說道：「可憐啊！竟然讀書讀到暴斃，不值啊！他爹娘若地下有知，不知多傷心。」

小蝶連忙問道：「大叔、大娘，你們在說誰啊？」

奉大叔指指王秀才家。「喏，就是王秀才啊！突然在家裡暴斃了，大夫來過，說是天氣太熱，他又不肯休息，也沒好好吃飯，連續埋頭苦讀了三日三夜才會這樣，身子一時受不住，就去了。」

兩人一聽也愣住了。

王秀才是個客氣的讀書人，靠著祖上留下來的田產在收租過日子，對科舉一直有夢想，卻把自己的命賠了進去，叫人不勝唏噓。

小蝶趕忙問道：「對了，大叔、大娘，兩位今天可有看到我們家三七？」

奉大叔和奉大娘對看一眼，均搖了搖頭。「沒見著。」

蘭巧龍心頭焦急，和小蝶兩人也顧不得天黑了，兩人村頭村尾找了一遍，又挨家挨戶的詢問，都沒有人見到三七。

回到屋裡，蘭巧龍越發坐立不安，驀地，老者的聲音又跑了出來。

丫頭啊，除了爺爺的話，男人的話都不能信。

她騰地起身，心裡瞬間翻江倒海。

不會吧？

小蝶莫名其妙的看著她。「小姐，您怎麼了？」

蘭巧龍往房裡奔，她迅速打開床底下一個妝匣，看著空空如也的妝匣，她胸口起伏不定，氣息不穩。「銀子不見了，都不見了。」

跟進來的小蝶嚇了一大跳。「有小偷！」

蘭巧龍鐵青著臉沒說話，小蝶一驚一乍地道：「小姐，小偷闖了進來，偷走了銀

子，還綁走了三七……」

蘭巧龍啪的一聲闔上妝匣，起身看著小蝶，臉上淨是嚇人的神色。「妳這笨丫頭！是他偷走銀子，咱們養了隻白眼狼！」

小蝶一時反應不過來，等她消化了蘭巧龍的話，頓時又嚇得不輕，她咬著唇躊躇道：「不會吧？三七不會做這種事吧……」

唉，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事實擺在眼前，她也不肯定了。

蘭巧龍臉上一片寒冰。「以後，不許再提起三七兩字！」

什麼為夫的話妳敢不聽？去他的為夫！不要讓她再遇到他，否則她一定要讓他將銀子源源本本的吐出來！

銀子都被三七拿走了，之前的辛苦化為烏有，現在蘭巧龍和小蝶又成了窮光蛋，兩人又得重新來過。

不過幸好，正值夏日，豔陽正炙，她們將清理過的葛根費勁的製作了葛粉，再度趕上了去市集的時間，搭了村裡人的牛車到縣城裡，順利把葛粉賣給了榮安堂，從馮掌櫃手中得了四兩銀子。

拿到銀子，蘭巧龍心裡也踏實了，這陣子臉上的烏雲似乎消褪了不少，小蝶見狀總算鬆了口氣。

打從三七偷了銀子跑掉，小姐就沒怎麼笑過，整天都板著臉，可見小姐有多肉痛那些銀子啊。

「姑娘來啦！」薛大夫聽聞蘭巧龍來了，特地迎出來，額上還沁著細細的汗，可見他跑得急。

蘭巧龍淺淺一笑。「薛大夫，上回遭雷擊那人如何了？可是康復了？」

「已經無事了。」薛大夫熱切地說道：「老夫一直在等姑娘哩，姑娘怎麼這麼久才來？」

蘭巧龍歪頭。「等我？為啥？」

薛大夫直言道：「上回姑娘診治雷擊的手法令老夫大為驚嘆，老夫想向姑娘討教針灸之術，故此這陣子一直在等候姑娘再來。」

蘭巧龍心裡的疑問越發擴大。

上回薛大夫說他的針灸之術不及她的十分之一，她還當他是自謙哩，難道是真的？

可是，榮安堂的招牌大夫針灸之術不及她？這不太對吧？

「大夫！大夫！救命啊！」

榮安堂大門口，一個焦急的男人抱著一名女子進來，女子的嘴角和衣襟上滿是血跡，觸目驚心。「內子無緣無故就咳了血……」

「我瞧瞧。」薛大夫引導他們入內，指示男人將女子放在診床上，他給女子把了脈，說道：「可能是肺疾。」

男人焦急道：「那該如何是好？」

薛大夫沉吟道：「先喝五帖湯藥，若是沒有改善，再改改藥方。」

說話間，那女子又咳了大量鮮血出來，蘭巧龍看了實在難受。「滿口鮮血以及持

續血痰已是重症，薛大夫為何不為她施針？」

「針灸？」薛大夫驚訝的看著她。「針灸治風寒還行，咳血之症是無法醫治的。」

藺巧龍蹙眉。「怎麼會？」

依稀曾發生過這樣的事，她就給咳血者施過針，成效還很好。

薛大夫連忙問道：「難道姑娘連咳血也會治？」

藺巧龍點了點頭。「自然了。」

她心裡實在納悶，咳血也不是什麼大病，怎麼身為榮安堂第一把交椅的薛大夫竟不能用針灸來治，還要耗費時日用湯藥醫治？依她看，不等湯藥煎好，那女子都要咳血身亡了。

薛大夫迫不及待地道：「那麼就請姑娘快試試！」

藺巧龍坐了下來，取出針灸包，取穴尺澤、孔最、魚際，留針兩刻鐘，時辰一到，再換肺俞、足三里、太溪，一樣留針兩刻鐘，她施針時，薛大夫一直聚精會神地看著，目不轉睛。

沒一會兒，女子不再咳血了，氣息也平穩了許多，薛大夫再度給女子把了一次脈，脈象已與先前截然不同，令他嘖嘖稱奇。男子頻頻道謝，小蝶在一旁驕傲的抬頭挺胸，與有榮焉。

女子睡了過去，薛大夫讓男人留在那裡陪妻子，他與藺巧龍出了診間。「姑娘不趕時間的話，可否與老夫喝杯茶？」

藺巧龍笑著點頭。「好啊，我正渴呢！」

薛大夫領路，小偏廳裡擺著冰，比大堂涼爽許多，小藥童連忙送上三杯涼茶，小蝶拘謹地站在藺巧龍身後，謹守奴婢的本分，無論藺巧龍怎麼叫她坐下喝茶，她都不肯，立場十分堅定。

薛大夫連喝了兩杯涼茶平復內心的激動，這才問道：「姑娘還是想不起來師承何方嗎？」

藺巧龍捧著茶喝，點了點頭。「是啊，還想不起來。」

「實在可惜。」薛大夫一臉的惋惜。「老夫看姑娘行針的手法，倒有幾分像老夫見過的海家弟子的手法。」

藺巧龍也很想知道自己是怎麼會醫術的，因為照小蝶的說法，她絕對沒拜過師，也絕對不會醫術，她細細盤問過小蝶，從時間上來看，她在錦州城出生長大，十歲摔壞了腦子，變得痴傻又得了啞疾，因此被丟到山柳村裡養病，一直到她清醒過來之前一步也沒離開過山柳村，一直和小蝶相依為命，因此她根本不可能去跟人學醫。

這事實在蹊蹺啊！她既沒學過醫術，就不可能憑空多了一手醫術，可想不起來她也沒法子，這事急不得，還是得等她想起來才能解開謎題。

她老早就糾結自己會醫術這回事了，轉而問道：「薛大夫，您說針灸治風寒還行，難道是所有大夫都如此嗎？在這裡，針灸不能治別的病了？」

「不錯。」薛大夫見她問起針灸，神色也特別慎重。「在林縣是如此，老夫曾去過錦州城和京城，也是如此。像姑娘如此神乎其技的針灸術，老夫是第一回見到，

而我們一般大夫帶著針灸包都是給病人暫時疏解頭疼腦熱的，沒想過治別的病。」聞言，藺巧龍越發訝異了。「整個大滿朝就沒有用針灸來治病的大夫嗎？」

「適才老夫說的桐城海家家主海萬選的針灸據聞是天下一絕，比起大理國的醫聖宋人風有過之無不及，只是老夫無緣一見。」

「桐城海家是嗎？」藺巧龍不置可否地道：「有機會我倒想見識見識。」

薛大夫嘆了口氣。「咱們都沒機會見了。」

藺巧龍眨了眨眼。「為何？」

薛大夫不勝唏噓地道：「數個月前，一場大火將海家的長庚堂燒得精光，海家上下五十餘口無一倖免，海老親手寫的針灸祕笈也不翼而飛，如今那裡成了一片廢墟。」

藺巧龍一愣。

火燒長庚堂？

眼前，彷彿出現了烈焰騰空的景象，熊熊大火照亮了天際，濃煙滾滾，沒人逃得出去……

Crescent Family